

琴台 潘國森

### 李官讀啥憲法學？

上文談到英國普通法權威丹寧男爵，與前香港終審法院李國能法官的分歧想法。此下談談李官過去大談香港一向奉行「三權分立」的「離奇」觀點！

在港英時代，香港政府的體制是借用英式「西敏制」(Westminster System)，這有可能是「三權分立」嗎？

「三權分立」(Separation of Powers)，是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最先提出，重點在於一個政體應要分為「行政」、「立法」和「司法」等三個權力部門，互不統屬、互相「制衡」(Checks and Balances)。這個政治理想是為了拿立法和司法來限制法皇的權力，對法國大革命和美國憲法影響深遠，跟英國政制則全無關係。

英國長時期行「三權分工」(Separation of Functions，這個中譯是潘國森私人提出)，教科書上常用的名詞術語是「國會主權」(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)或「國會至上」(Supremacy of Parliament)，重點是最高行政權、立法權和司法權都在「國會」！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香港回歸之前，鄙人上過英國憲法學的課，後來事忙沒有應考。讀者諸君信李官多過信潘國森倒來得正常。但是當年來自英國的老師，卻是再三叮囑英國政制不是三權分立！

到了今天，英國政府行政權歸於首相，內閣主要官員都由首相挑選。立法權則在「下議院」多數派。英國選民不能選首相，首相一般由下議院多數黨領袖出任。換言之，行政立法兩權都由首相掌握。港英既部分借用英制，筆者小時候就常常聽到「行政立法兩局是香港總督顧問」，試問何來什麼勞什子的制衡？

琴神 余似心

### 天堂地獄在人間

韓國電影《與神同行》，講述人死後會見閻羅王因應其生前的思想行為而判處刑罰，地獄境況極其恐怖，邊看電影邊感到做人難，一介凡夫總有貪嗔癡，這是與生俱來，幾十年人生，誰能避免無過錯？人人都要上刀山下油鑊？

故事最令人不安的，是一個完美的人其實是可以投胎做人，做人是苦的，又要再受人性考驗，這實質是懲罰，還是佛家所說的可以登極樂世界，不用受輪迴之苦，讓人有出路。離開戲院，重返現實世界，內心不禁說：「嘔，電影而已！」但已出了一身冷汗！

死亡之令人恐懼，是因為不知將往何處，單獨面對什麼環境。為「鞭策」世人別作奸犯科，眾多宗教都不約而同地有死後審判這說法。天主教是指世界末日到來時，所有死者和生者都要接受公審，義人升天，惡人下地獄或煉獄受苦；佛教則指人死後便即時因應其善惡而升天或下地獄，主宰地獄的神為閻羅王，地獄分十八層，一層較一層苦云云。



■《與神同行》劇照，地獄常被形容得恐怖異常。

網人 狸美美

### 當「薩克斯」成了一個村

薩克斯常有，而薩克斯村不常有。所以，當「薩克斯」成了一個「村」，不由就引起了小狸的注意。以前小狸曾經看過一部老電影，名字叫《迷人的樂隊》。這個電影好像是拍攝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，記得是講一些農村青年熱衷於辦一支樂隊，農村生活愈來愈紅火的事。

事到如今，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年了，小狸最新注意到的那個「薩克斯村」恰與當年那部老電影《迷人的樂隊》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
據《紐約時報》一月三日報道，在中國北方(天津市靜海區菜公莊鎮)一個名為四黨口的村子裡，「無懈人心的旋律從玉米地、集市和廣場流淌開來」，「最響亮的聲音就是薩克斯的聲音」。毫無疑問，這裡活躍著一支「迷人的(農民)樂隊」——也許還不只一支。

器都是自己製造的。這一「自己製造」，實在非同小可。據知，如今這個四黨口村有七百多戶人家，幾乎每一家都有人會做薩克斯，成村可月產薩克斯一萬多支。

發式 余宜賢

### 開台了

自從回流香港工作到今天，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很幸運，可以做到由童年已經感到興趣的電台工作，而且還有刻意追求的電視工作，在我加入電台不久的日子，已經可以涉及到。

回想電台工作，最初自己的要求也不高，因為始終沒有在香港主持電台節目的經驗，所以如果能夠有一個通宵節目，一星期主持一次已經很滿足，結果在回到香港後兩個月便得到這個工作，而且公司也一直接了自己很多機會，因為有些同事跟我說：「你知道嗎？你是一個最快可以獲得機會當司儀及錄廣告的唱片騎師」，所以我一直也很感恩。

除了電台工作之外，記得大概加入電台後的半年時間，便有機會加入電視台工作，這個自己也從來沒想過，當時的電視台工作也非常忙碌，曾經有一星期拍攝多個不同節目的機會，雖然不同的管理階層有不同的策略及方針，所以後來機會也漸漸變少，但沒打緊，我仍然享受當下有的工作，而且有很多夢寐以求的節目也曾經主持過，已經很滿足。

但自己一直有一個夢想，就是主持電視台一個非常有歷史及權威性的音樂節目，但始終沒有這個機會，而兩個月前，另一間在今天再次營業的電視台，就找了我去主持差不多類型的音樂節目，所以我覺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，我會好好珍惜及享受主持這個音樂節目。

曾經有人說過，一出生人的機會其實每天都有，只不過很多時候好像理所當然的，沒有珍惜及注意到，如果能夠每天好好把握這些機會，日子一久，自然閱歷也豐富了很多。當然有沒有努力過是很重要的，我也相信大家都很努力把握面前每一個工作機會，只不過能夠完成重任也要有很多東西去配合。而且也有很多前輩說過：「做這個演藝界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很重要。」我一直也很相信，就好像以上說的，剛剛入行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機會，所以絕對相信天時、地利、人和這六個字。

還有，除了曾經很快便可以成為一位唱片騎師及電視台的主持之外，我也是第一位電台節目主持人跟經理人公司簽下經理人合約，因而有機會拍攝了兩部電影，當然成績一點也沒有，但就是一種機會及經驗，好像垂手可得，但其實又談何容易去得到。所以就算差不多加入這個演藝圈二十年，但到今天，仍然覺得自己好像一個新人，面對每項新的挑戰，總會以新人的態度去學習，這是我真心感受。

今天自己加入的電視台正式啟動，在此，也希望這間電視台創出很好成績，因為自己是其中一分子，也希望在一起努力的同時，也可以得到觀眾的認同，我們就是不斷地努力，做出好的節目給觀眾收看，你也會支持嗎？

生活 吳康民

### 痛哭流涕

在報上見到一張朝鮮領袖和紅領巾少年男女合照的照片，只見照片中的少先隊員們痛哭流涕。

刊出照片的原意是孩子們熱愛他們的領袖，見到領袖激動得哭起來。可是我們局外人看來，卻不是滋味。孩子們見到他們熱愛的領袖，應該是歡天喜地，笑逐顏開，為什麼卻是痛哭流涕呢？

照片中，只見領袖金正恩一個人在笑，其他的少先隊員孩子們都在抹眼淚，這是不是在表達「一人歡笑千人愁」呢？

另一張照片，顯示朝鮮寬闊的馬路上，車輛十分稀疏，一位女交通警察，持有一支指揮棒，甚為閒暇。照片的說明是：「朝鮮沒有交通擠塞的問題，因為你不是想駕車便可駕車」，換句話說，有汽車的都是特權階層，不是有錢就可以買車駕車的。

不過朝鮮女性的髮型，仍然有十八種可以選擇，按照刊出圖中所示，髮型不至於十分「老土」。照片的標題說「朝鮮剪髮都要管」，但有十八種可以選擇，也算是相當寬容的了。

能入住首都平壤，據說都是「政府特權人士」，非常則貴。另有一樣東西，卻是人民嚴禁擁有，那就是「聖經」。因為朝鮮是禁止宗教信仰的，但他們也有「神」，那就是他們的國父金日成、金正日。

## 開在青春版圖上的人性「芳華」

### 百家廊

沒有經歷過部隊文工團的人，很難對那個年代男女兵之間的愛情擁有準確的認知。然而，經歷過文工團的人，對那個年代的青春歲月依舊難以蓋棺定論，所以就有了一次誠實的自我剖析，嚴歌苓的新作《芳華》正是。

嚴歌苓筆下的情感世界從來都有豐饒而深邃的人性富礦，精巧的構思，嫺熟的筆觸，幾近逼真的共振感，總會帶給人以不同層面的心靈共鳴和靈魂呼吸。讀《芳華》也是如此，這本帶有個人自傳色彩的小說，以我蕭穗子的回憶，記錄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文工團裡男女兵之間發生的一起「觸摸事件」為主線，講述主人公劉峰以及女兵、林丁丁、郝淑雯、何小曼四位女兵的人生走向，再嚴規格軍紀和軍訓訓練中被壓抑的青春敏感，以及敏感觸碰中野蠻生長的嬌妍芳華。

可以說，小說完美契合文工團情緣、女兵情結，滿足一代人的精神回溯，但更多的是對青春再回首中的人性剖析與真誠懺悔，肉體觸碰而起的綿長回憶，延展出時代的叩問和心靈的自責，即觸碰自我，啟動靈魂。

十四年的時間跨度，四位女兵與一位男兵的命運流轉，嚴歌苓用「平凡即偉大」來總結，不禁叫人感慨。男兵劉峰，因為一次觸摸林丁丁被告發，公開批判，下放伐木場，失去一條胳膊，人生急轉直下。劉峰是老實人，也是被麻煩的人，「人得有點兒人性：之所以為人，總得有點兒的臭德行。比如，找個像何小曼這樣的弱者捉弄捉弄，在背後說那郝淑雯類強者的壞話，甚至趁人不備，悄悄地飛快地倒點兒炊事班的香油，更甚者，堅決不買牙膏，輪流偷擠別人的牙膏。劉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。」而與人為善的劉峰，作為「雷鋒」典型的劉峰，被一次次罩上道德光環的劉峰，追求林丁丁後，青春的荷爾蒙噴湧而出遭遇被禁錮的人性，他的被處理也是自然而然的。

「壓制同時提純，最終提純成心靈的，最終他對林丁丁發出的那一記觸摸，是靈魂驅動了肢體，肢體不過是完成了靈魂的一個動作。」而林丁丁，也不是真正被侵犯，「她其實不是被觸摸強暴了，而是被劉峰愛她的念頭強暴了。」可見，劉峰的被處理是女兵們的集體背叛，也是時代的悲劇。誰能為此

埋單呢？多年後，當蕭穗子見到包養髮廊妹、在北京打工的劉峰時，她的內心是複雜的，也是沉重的。

劉峰的那一記觸摸，掐滅了心中的愛，也從此抹殺掉好人的光芒。如果林丁丁當年沒喊那句救命啊，劉峰的人生版圖將是另一番模樣，至少不會如此窘迫。但是，青春面前，沒有如果，所犯的錯誤都是我們種下的因，如嚴歌苓所說：「青春就是充滿的一段生命，每個錯誤最後都會來重塑你將來的人生。」最關鍵的是，觸摸事件使有關劉峰人格的第二隻靴子碎然落地，滿足暗地裡伺候他露出人性馬腳人們的需求，也可以說是道德快感，與今天的圍觀富二代飆車、明星吸毒相似。

臨終的陪伴，小曼終究無法替代林丁丁，因為「那個會愛的劉峰，在林丁丁喊救命時候，就死了。會愛的劉峰，只有他想起他的小林，夢見他的小林的時候才復活一下。」似乎是林丁丁成就了劉峰，使這個好人大放異彩，而好人的底色也是青春芳華的土壤，一點點純真，一點點聖潔，也是奢侈的。

劉峰的那一記觸摸，改寫了他的人生版圖，也重啟了四位女兵的青春之路。比如，何小曼。收集母愛的何小曼，被人恥笑的好小曼，她的坎坷身世，父親自殺，母親嫁人，繼父虐待，她製造紅毛衣碎屍滅跡案，用假裝發燒贏得母親擁抱，這樣一個缺乏愛的人，因為劉峰的一次觸摸，在別人嫌她餿臭，他堅實地把一隻滿是熱汗的手掌搭在她的膊頭，由身體觸碰產生情感交集，由集體背叛產生尊嚴托舉，不啻於靈魂的救贖。「也許小曼是我們當中唯一一個真正認識劉峰善良的人。一個始終不被人善待的人，最能認識善良，也最能珍視善良。劉峰人格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，不就是善良嗎？他如果能夠以觸摸女性來證明自己的人性、雄性，小曼當然會以身以心相許的。」事實證明，小曼也是對劉峰幫助最大的，直到他查出絕症住院期間，她改頭換名成為沈老師，陪伴這個善良過剩的男人走完最後的路。

小曼的際遇是對劉峰的另一種映照。她的父親貧窮到在一個油炸條的攤面面前都抬不起頭來，選擇喝藥自殺；她帶著母親手紮的

兩根「法國辮子」，遺留的母愛痕跡，在她成為模範後也終被剪斷，「剪斷」是一種態度，也是一種新生，寓意活出嶄新的自我。與劉峰的兩次觸摸相比，剪斷也是需要勇氣的，兩者相似的是，都是被壓抑後的艱難抉擇。有兩個細節想必很多讀者都過目不忘：練舞蹈時，林丁丁將帶着血污的衛生紙從燈籠裡發射出來，那個深紅色的飛行物象徵某種束縛，也成為啟動觸摸事件的導火索。另一處，何小曼曬出的乳罩，為洗澡用的兩塊海綿填充，粗針大麻線地釘在乳峰部位，「那個陋陋填塞的海綿乳峰不過演出了我們每個女人潛意識中的嚮往。」不在束縛中爆發，就在壓制中起義，總要為咆哮的荷爾蒙和沸騰的青春付出代價，允許個性張揚與表達情感，根植愛的種子，惟有這樣，似乎才是符合人性的規律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壓制。所處時代不同，歷史文化背景不同，但是，經歷的「好人」危機與青春壓制屬於殊途同歸。今天的「最牛校規」、「拉手禁令」，以及網絡喪文化等，都是被壓抑的晴雨表。嚴歌苓的《芳華》，正如開在青春版圖上的一朵人性芳華，帶給我們的思考是深遠的，關於壓制的情感，人性的圍觀，好人的結局等等。如結尾處作者的獨白：「對於師範畢業的初中語文老師劉倩（劉峰的女兒）來說，傻乎乎地忙了一輩子得不僅僅是她父親，我們這一代都是多餘的。我們是信仰平凡即偉大的一代人，平凡就是功勞，就是精英，好幾十年我們平凡得美滋滋的。時代有它不可告人的用心，教導我們平凡了更平凡，似乎我們生來還不夠平凡。似乎劉峰的一生沒有被淹沒在平凡中。同時埋沒於平凡的還有一個能工巧匠的劉峰，一個翻活兒跟頭的劉峰，一個情操人品高貴如聖徒的劉峰，一個曠世情種劉峰。」

這既是寫給劉峰的深婉悼詞，也是獻給一個時代的慷慨輓歌，我從中讀出懺悔、自責、心痛，也讀出植入骨血的犧牲精神和誠實品格。我也慢慢領悟，書名從《你觸碰了我》到《芳華》，再到改編為電影，究竟意味着什麼？青春不散場，芳華永芬芳，丁點兒的嬌妍也是生命中的絕唱，獨一無二的眷戀，美，還有希望。

昨日 陶然

### 阿呆

上大學的時候，同學間會起外號，有的卻沒有，為什麼有的有，有的沒有，就不可考究了。就像大家叫楊聚臣「阿呆」一樣，起源已經不可考，只是大家叫慣了，絕沒有一絲惡意，甚至是親近的表现。

約略憶起，似乎是他的好友于全林開始叫起的。那時，我們班被戲稱為「詩人」的，大約就是陸中平、王士忠和楊聚臣了。一想起他，我就想起他在宿舍高吟：藍天白雲何壯哉！那時的我們，是多麼意氣風發呀！怎麼一轉眼，竟已是漫天晚霞了？！

畢業分配時，他給留校了，相對其他同學，他算是分得最好之一了。留校，據說是教現代文學課，好像主要講當代詩歌，這跟我當年的印象脛合。

記得我離校之後第一次回母校，1987年10月，我乘搭機場巴士到當時東四的民航大樓，車子停下，我從後門下車，他卻從前門上車，不見人，他又跳下車，見到我，又笑又跳，一派純真，還是當年藍天白雲的樣子。他把我領到學校，當時還有師大賓館，專門接待外賓，他讓學校當局免費給我住在那裡。在那裡入住宿間，每天早上，我都會走到校園裡，看那些我早已不認識的師弟師妹在晨讀。可惜的是，後來幾經變遷，賓館也消失了，後來代之而起的，是「京師大廈」，其實就是酒店，還有比較大規模的「蘭惠公園」等，但地點當然也變了，證明變幻原是永恒。

在學校期間，他帶我去看過當年寫作課的老師劉錫慶教授，劉老師送我一本他編著的寫作理論書，謙稱：給你的孩子翻翻。後來還收到他與蔡渝嘉教授編著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選讀本《當代藝術散文集粹》，裡面選收了我一篇散文《海畔夢戈壁》。聚臣還帶我去探望也住在內校的齊大衛老師，和他一起東拉西扯。而劉、齊兩位先生，也已先後仙逝了。當年，同班同學李悛還未去國，在北師大留學生辦公室工作，他曾騎着自行車，去賓館看我，交給我一個本子，那是我們離校後，他作為留校人員，在清理人家留下的物件時發現的；那日記本抄滿了當年我喜歡的當代詩歌。